

兒童不是出氣袋 傷痛憶記永留痕 黃國才藝術品警惕虐兒

賈樟柯書展談「心靈寫作」

▲講座主持人周英琦（左）與賈樟柯

【本報訊】實習記者溫天一報導：因退出墨爾本電影節而再次站在媒體風口浪尖的導演賈樟柯，昨日來到香港書展，為讀者及聽眾帶來一場題為「為心靈精緻的寫作」的演講。

演講開始之前，對於大家所關注的退出墨爾本電影節問題，賈樟柯坦言，並沒有想到自己的率性之舉會引起這樣的軒然大波。他說自己是七月五日在羅馬參加電影展的時候看到新疆事件報道的，雖然聽不懂意大利語，但那充滿衝擊力的視聽畫面讓他馬上想到了侯孝賢的電影《悲情城市》，那樣一場本省與外省人之間山河洞零馬蹄齊鳴的衝突。我從來不關心政治也從不談論政治，但我知道我應該站在人道的立場上，選擇退出，在整個新疆有那麼多人屍骨未寒的時刻，電影節把熱比婭這樣的人物找來，把一個關於藝術的活動變成一場充滿政治訴求的論壇，我從個人情感上接受不了。」

為時代安放記憶

講座上的賈樟柯語氣平和而坦然，面對當下「娛樂至上」的文化氛圍，賈樟柯認為，人們應該更多一點閱讀和寫作的體驗。「精緻，應該不僅僅表現在物質層面，更應該體現在心靈上，寫作本身，其實就是一場與自己心靈交流的過程。寫作會增加我們情感的敏銳度和對外界的關注度。」

在中國以往的歷史中，尤其是賈樟柯父輩的年代，因言獲罪的例子太多了，所以人們在逐漸變得沉默，不敢與自己的內心交流；而賈樟柯笑言自己成長的年代，讀初中時，寫作是為了語文教師，到了高中和大學，寫作是為了女朋友，究竟什麼時候，寫作才是為了自己？為了自己的心之所想，為了思考自身對於周遭人和社會的認識與思考？

他用作品回答了這個問題。他的新書《二十四城記：中國工人訪談錄》靈感來源於〇六年報紙上的一則地產新聞，一座工廠，八百四十畝土地，五十年歷史，三萬工人，十萬家屬，一朝拆遷，變成一座名叫二十四城的商業樓盤。那麼，五十年、十萬人的記憶將被如何安放？

【本報訊】記者鍾麗明報導：上一代的家長，常以體罰方式教育子女，今天已知這不是可行的教育方式，可是，把孩子當作出氣袋，虐待和傷害兒童的新聞仍時有發生，令聞者心酸。「身體的創傷或可痊愈，但心靈的創傷卻是一生一世。」藝術家黃國才透過公共藝術作品，啟發大家反思這個問題。



▲黃國才在開幕禮上介紹創作概念（本報攝）

「過去國營工廠工人與工廠之間的關係，不是今天打工仔與企業之間那種簡單的聯繫，他們的生命情感全部是與工廠息息相關的，工廠就是他們活動的天地，他們全部的情感認同和尊嚴驕傲都給了工廠，但問題是，現在的時代已經將這樣的工廠拋棄，這群人的命運將如何繼續，而且過去的五十多年有多少點點滴滴的回憶，我想探究這回憶背後隱藏的秘密。」

獨立而不邊緣

賈樟柯在人們的印象中彷彿一直是游離於體制之外的，他不屬於中國內地任何一家國有體制的製片廠，他的電影從《小武》、《站台》到《三峽好人》、《二十四城記》，一直以來所關注的也都是那些大時代變革中「非主流」人群的命運脈絡。

「獨立意味著客觀，我希望與更多的人去溝通、去分享情感、思考命運，但我絕對不承認我是邊緣，因為那樣就等於承認，那個舞台是他們的！」

獨立而不邊緣，游離而不冷眼，這個從山西縣城汾陽一路走到世界頂級電影節舞台的獨立導演，也許憑藉的就是這樣的智慧和勇氣。

藝術家黃國才透過公共藝術作品，啟發大家反思這個問題。

蠟化展品「傷痕累累」

一件件熔掉了的蠟燭似的物件，有如晾曬着衣物般，「濕淋淋」地懸掛在香港藝術中心大堂的樓梯間，由地下直上三樓，有如蜘蛛網縱橫交錯。這些被蠟化的物件都是兒童的衣物、玩具或用品，在最上層的衣物更被撕爛或剪破，猶如經過暴力拉扯而留下的傷痕累累。而在三樓的牆壁上，還有一些蠟化的舊式「刑具」，如雞毛掃、拖鞋、衣架、鑊鏟等，這些體罰武器，對成長於七十年代或以前的成人，也許似曾相識。

黃國才表示，身邊大部分成長於七十年代的朋友，都會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體罰，作品反映着每個人成長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人們也許會把這些記憶封存，不願再記起。但密封了不代表忘記，一些傷痛的憶記卻是一生都帶着。因此，他用蠟封住代表着童年回憶的物件，這些蠟燭發出陣陣檸檬幽香，童年的回憶應是甜蜜，可是不是每個回憶都是那麼美好。

當他看到藝術中心大堂這道樓梯，便聯想起公屋的天井，常被入丟棄不用的廢



▲黃國才的作品懸掛在藝術中心梯間

（本報攝）

物，就如這些回憶也是人們想丟棄的，不想再記起。

這個作品名為《為了光明前途必須經歷的黑暗》，黃國才邀請了防止虐待兒童會合作，經該會介紹，他訪問了十多位家庭主婦等人士，談起他們數十年前被父母體罰的經歷，到如今為人父母，都表示不願重蹈父母的覆轍。黃國才把這些訪問的錄音，在展覽場地中播放，當中，有一位受訪者表示。有一次母親打她，父親回來後看見，不問因由，二話不說也加入母親行列，一同打她。在展覽的牆壁上，黃國才將一些父母責罵子女常說的話，用微弱的黃色寫出來，不易被看見，表達出存在但不被注意的感覺。

訪問錄音展場播放

現為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的黃國才，作品經常與「家」有關，如他於二〇〇八年參與第十一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時，便是以流浪家居為主題，他亦經常與一些社會福利機構合作，期望以藝術



▲李展輝的公共藝術作品在藝術中心入口大堂展出（本報攝）

關注社會，令藝術發生更大的社會作用。

黃國才此次的作品，是香港藝術中心與「香港公共藝術有限公司」合辦的「藝賞空間 ARTosphere，策動公共藝術新焦點」的作品之一。

另一件作品是香港雕塑家李展輝的作品《都市·風景》，他將城市中慣常見到的景象，在流動的瞬間把它捕捉下來，以另一個面貌呈現，反思城市中的建設和破壞。作品現設置於香港藝術中心的入口大堂。

文藝動靜

美術編輯：李志文

兒童電影

娛樂與教育並重

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電影節目辦事處主辦，「兒童電影合家歡2009」是「國際綜藝合家歡」節目之一。今年選映了分別來自瑞典、芬蘭、丹麥、冰島、日本、菲律賓、泰國和新加坡不同風格的長片，以及二十三部世界各地的精選短片，正於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、香港科學館及香港太空館演講廳放映，映期由即日起至八月九日。

長片包括：有趣惹笑、以動物為主角的《歡樂狗天地》和《森仔走佬記》，歌頌聖誕老人無比愛心的《聖誕老人的傳說》，充滿日本動畫元素的《朱古力反擊戰》，令人隨着節拍即起舞的《力奇Rap吧！》，家庭喜劇《拔荷門一番》，學習與人相處的《網絡不通》等。

《歡樂狗天地》（2007）讓喜歡小狗的觀眾過足癮。淑女佳麗、花花公子、富家千金、街頭霸王等一眾流浪犬決意要去好食好住的收容中心——「歡樂狗天地」，但如何橫過十線行車的高速公路，而不被碾成狗餅？影片以充滿創意的手法描寫狗狗的忠誠與堅毅，小觀眾亦可藉此學懂對寵物的愛護及承擔。同樣以動物為題的《森仔走佬記》（2007）集娛樂、教育於一身。科學家、獵人、明星仔、心理醫生等欲把瀕臨絕種的稀世異獸森仔據為己有，把他帶回故鄉亞瑪遜森林，好友小狐狸和肉丸廚神能否及時打救牠？

聖誕老人是世界各地的快樂使者，原來他曾是個不快樂的小朋友。《聖誕老人的傳說》（2007）攝於芬蘭拉普蘭，相傳是聖誕老人的家鄉。主角尼古拉斯四歲已淪為孤兒，要做苦力，但他不怨天尤人，坐着鹿車四出派發聖誕禮物，為人們帶來歡樂。

獨裁者禁售朱古力，強迫所有人食淡而無味的「健康食物」，三個反斗星靜靜起革命，自製朱古力以重拾生活的樂趣。取材自英國兒童讀物的日本動畫《朱古力反擊戰》（2009）有俊俏亮麗的人物造型和刺激的機械人打鬥場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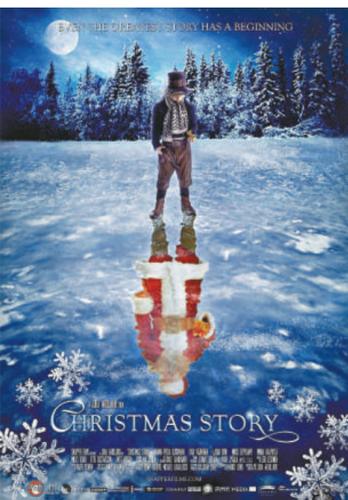
一群頑皮反斗的幼稚園男生準備參加全國拔河大賽，熱心的老師卻找來一個教踢足球的教練，結果被十隻小鬼弄得頭昏眼花。更糟的是家長都是性格巨星，難纏惡搞。家庭倫理喜劇《拔荷門一番》（2008）以輕鬆手法表現團結、友愛、堅忍和無私等美德。

除了長片外，電影節目辦事處今年更搜羅來自多個地方的二十三齣動畫短片，於「世界動畫短片樂園」中放映，並由關頌頌作粵語介紹，讓小朋友更易了解劇情。

「兒童電影合家歡2009」門票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，詳情可參閱於康文署轄下各表演場地備取的「兒童電影合家歡2009」或「國際綜藝合家歡2009」節目小冊子。網址：www.lcsd.gov.hk/fp。



《森仔走佬記》諷刺人性貪婪



▲《聖誕老人的傳說》中的聖誕老人幼年時原來是孤兒



▲《歡樂狗天地》的流浪狗表演「超高難度動作」

腕底蒼宇 毫端風物

徐傳鑫

劉欽棟水墨畫觀後感

畫家劉欽棟的工作室設在火炭。到訪當日正值周日，四周靜得如一座空城。問他平常是否也如此？答曰：「關上大門，不知蒼宇，唯有丹青。」反映了他二十五年間從藝治學的姿態。日前他在中文大學舉行畫展，離上次的畫展確是「浮雲一別後，流水十年間」。

劉欽棟有一個荒書不荒畫的童年；在家嚴有訓的影響中，涉獵前賢詞賦；讀台北師大時，得到黃君璧、孫雲生、林玉山諸名師指點教誨；隨李霖燦上美術史課，課堂設在故宮博物院的名畫展櫃間。

由他早期的作品《謎樣的空間》、《有枯布的百合花》、《舊事》中可以感覺到在使用不同媒材和現代風格的追求中駕輕就熟的狀態，同時保持了對視覺完美高度地把握。前後兩者有不可分割的關係。



▲作品《牛》
▲《蟬與楓葉》

再從近期的《牛》、《蟬與楓葉》觀察，畫家在藝術語言和構圖技巧，向傳統作出最大程度的偏移，其成功之處在於它們既不是單純寫生作品，又不是標準的「嶺南畫派」作品，而是另有設計、追崇完美、難以分類的作品。他的另一幅水墨畫《魚》，使用框架分割手法，表現了平鋪在四方畫面的游魚形象，則是向現代形式的折衷混合。

劉欽棟還拿出很少示人的山水長卷和水彩畫寫生郵票。最深的印象是他能中西繪畫鑒而不捨，一邊是畫在印譜上的山水丘壑，一邊是在旅行探風時的速寫「日記」，表明了作者保持着旺盛的探索精神，在每一個時間斷續品味生活、關注生活，是一位期望由平凡之間發掘不凡的藝術工作者。

他一面說：「人生無根蒂，飄如陌上塵」，一面忙於驅俗藏雅，以生花妙筆寫江山風月，火炭工作室就是其避世馳心地，雲來雲往逍遙津；雖然口出皆禪機，但扯到藝術的話題，依然是入世爭先的凌雲志，不辱先賢的上進心。在他私秘的畫面中，既有柬埔寨的佛寺，亦有倫敦機場咖啡室；既有竹林深池鶴唳，亦有人聲鼎沸的盛典。說明一個多層次的對立矛盾，驅動和點燃着藝術家的敏感和靈感，讓矛盾的語元素得到相對統一的一瞬。



口冬日
郵東水彩《頓失滔滔》（壹）



▼《山居圖》



▲《家在鶴之鄉》